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三十九回 議防邊李綱獻策

是時高宗在平江，因虜兵來近，欲渡江親自決戰。趙鼎奏曰：「敵人遠來，利在速戰。當時便與爭鋒，雖是上策，然劉豫不視自來，只使其子劉麟領兵到此。即日張濬催督四路兵出，敵人自不暇為謀矣，何勞至尊與其決戰耶。」高宗依其奏，即手敕令岳飛引兵東下。兀朮聞知岳飛提兵東下，韓世忠把住江口，計無所施，與大太子粘罕商議回兵。正遇十二月天氣，連日陰晦，彤雲四合，不覺落下大雪。怎見得：彤雲密布，撒梨花柳絮，飛舞樓台似玉。向紅爐暖閣，院宇深沉，廣排筵會聽笙歌，猶未徹。漸覺輕寒，透簾穿戶，亂飄僧舍，密灑歌樓，酒帘如故。想樵人山逕迷蹤路，料漁人收網罷鉤歸南浦。路無伴侶，是孤村寂寞，招颺酒旗斜處。南軒孤雁過，嚶嚶聲聲，又無書度。見臘梅枝上嫩蕊，兩兩三三微吐。大太子粘罕見營中兩雪交積，輜重衣甲皆濕，又值四路盡是宋軍邀截，糧道不通，野無所掠，與眾人殺馬而食。蕃、漢軍各生怨憤，因謂兀朮曰：「兵法云：盛暑嚴寒，皆不出兵。」

值此大雪，軍士乏食，且又饋餉不繼，吾察部下各無鬥志，決難駐留。可將人馬分作前後二隊退回，免被宋人制也。」兀朮正在猶豫間，忽金國使命來到，報說金主病篤，著令大太子、四太子等作急回兵，囑付後事。粘罕、兀朮聞此消息，即下令漏夜起營北回。眾人得令，拔寨出離泗州而去，不在話下。

齊太子劉麟、劉猷探知粘罕退去，自度孤兵不能獨留，亦棄輜重而遁。哨馬報知行在，高宗聞虜兵已退，謂趙鼎曰：「近來將士致勇爭先，諸路帥臣亦翕然自效，乃朕用卿之力也。」鼎謝曰：「皆出聖斷，臣何力之有焉。」帝復問曰：「金人傾國南侵，眾臣無不恐懼，卿獨言不足畏，何也？」鼎對曰：「金兵雖大，皆劉豫告討將來，非其本心，戰必不肯用命，以是知其不足畏也。」會張濬來見，帝語濬曰：「趙鼎真宰相也！」

此天使來助朕中興，實為宗社之福也。」鼎奏曰：「乘今虜寇已退，陛下須頒詔廣彰天下之言，預為恢復中原之計。」高宗允其奏，下詔以先前宰相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以聞。是時，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書曰：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，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。勿以東南為可安，而以中原未復、神州赤縣陷為敵國為可恥。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，而以軍政未修、士氣未振、倘使強敵得以潛逃為可虞，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。議者或謂敵馬既退，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。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，非制勝之術也。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，將士暴露之久，財用調度之煩，民力科取之困，苟不大修守備，痛自料理，先為自固之計，何以能萬全而制敵？議者又謂敵既退，當自保據一隅，以苟目前之安。臣謂祖宗境土，豈可坐視淪陷，不務恢復？若今歲不征，明年不戰，使敵勢益張，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，日以耗損，何以圖敵！唯宜於防守既固，軍政既修之後，即議攻討，乃為得計。其守備之宜，則當料理淮甸、荊、襄以為東南屏蔽。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，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、荊、襄間也。

今當以淮南東西及荊、襄置三大帥，屯重兵以臨之，分道偏師進守支郡。加以戰艦水軍，上連下接，自為防守。敵馬雖多，不敢輕犯。東路以揚州為帥府，而以江東財用給之；西路以廬州為帥府，而以江西財用給之；荊、襄以襄陽為帥府，而以湖北財用給之。徐議營田，使之贍養。假以歲月則藩籬成，守備之宜，莫大於是矣。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。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，如淮東西之帥，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；荊襄之帥，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；川陝之帥，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。此事雖若落落難合，然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，而以至誠不倦，決斷行之，蓋無不可成之理。至於擇將之方，治兵之政，車馬器械之制，號令賞罰之權，兵家皆有成法，無待於言。而戰陣之間，因敵決勝，臨事制度者，兵無常刑，又不可預圖也。臣願竊以為獻者，在勿失機會而已。若夫措置之方，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。今鑾輿未復舊都，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，控引二浙，襟帶江、湖，運漕錢谷無不便利。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，然後建康為可都，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。

綏懷之略，則臣願先為自治自強之計，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，先益堅戴宋之心。」又曰：「臣竊觀陛下臨御，迨今九年，國不辟而日蹙，軍不立而日壞。將驕而難御，卒惰而未練。國用匱而無贏餘之畜，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。」

使陛下憂勤雖至，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，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。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，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？平居無事，小廉曲謹似可無過。忽有擾攘，則錯愕無所措手足，不過奉身以退，天下憂危之重，委之陛下而已。有臣如此，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？夫用人如用醫，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，乃可使之進藥，而責成功。今不詳究其術業，而姑試之，則雖日易一醫，無補於病，徒加疾而已。大概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，而以治兵為失策。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，而以進御為誤國。上下偷安，不為長久之計。天步艱難，國勢益弱，職此之由。

今天啟宸衷，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，親臨大敵，天威所臨，使北軍數十萬之眾震怖不敢南渡，潛師宵奔，則和議之興治兵，退避之與進御，其效概可見矣。然敵兵雖退，未大懲創，安知其秋高馬肥，不再來擾我疆場，使疲於奔命哉？

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，可一而不可再。退下則失一步，退一尺則失一尺。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，則河北、河東、關陝失矣。自維揚退而至江浙，則京東西失矣。萬一有敵騎南牧，將復退避，不知何所適而可乎！航海之策，萬乘冒風濤之險，此又不可之尤者。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，明政刑、治軍旅、選將帥、修車馬、備器械、峙糗糧、積金帛，敵來則御，俟時而奮，以光復祖宗之大業，此最上策也。臣願陛下自今以往，勿復為退避之計。夫古者敵國善鄰，則有和親，仇仇之邦，鮮復遣使。今金人造襲之深，知我必報，其措意為何如？而我方且卑辭厚帛，屈體以求之，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！器幣禮物所費不貲，使軺往來，坐索士氣，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，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，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。非特如此，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，實有所害。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。二者既定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。俟吾之政事修、倉廩實、府庫充、器用備、士氣振，力可有為大議大舉，則兵雖未交，而勝負之勢決矣。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，使君子、小人各得其分，則是非明，賞罰當，自然藩方協力，將士用命，雖強敵不足畏，逆臣不足憂，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。

帝賜詔褒諭之，而不能用。岳飛上疏曰：「即今二寇不戰而退，國中必有內難。臣願以妻李氏、長子岳雲、次子岳雷送赴行在為質，臣乞會合諸將，乘此機會掩殺劉豫，收復兩京，庶快平生之志，以盡臣子之職。」上覽其言，不聽。